

第十二章 知所適從——讓孩子發揮

我有幸遇上一群專家，成功改變了孩子。此外，亦有另一段頗不同的經歷、學習改變自己，接納亞氏保加症患者，與他們相處，讓他們發揮。

社會福利署派了一位臨牀心理學家，到基督服務處兒童早期訓練中心，他恰巧處理我幼子的個案。這位心理學家，很有洞察力，見微知著。我的感覺是，他不單處理一位患童個案，而是處理一個家庭。他做了很多額外工作，起初我不覺得怎樣特別，以為是訓練的自然發展，現在回顧，才知道難得，很幸運。而影響我最深的，是「適可而止」。亞氏保加症患者，起始混沌初開，不了解這世界，沒有社交，卻有某種障礙，我們要幫忙，但當孩子有學習能力、能處理時，我們要逐步放手，知所適從，不要再強行改變孩子，要讓他們發揮。

從第一次見面，我就佩服這位臨床心理學家，他說話很溫和。記得很清楚，他在評估完幼子後，是這樣說的：「樂先生、樂太太，評估的記錄，會寫你孩子具自閉傾向，寫住先，記錄上，一定要有一個寫法，才可進行訓練，兩位有沒有問題？」

我明白他這說法，是不想刺激我夫妻！其實當日目睹評估過程，我心中早已打了輸數。當時我連回應的勇氣也沒有了，只對含糊以對。過了幾年，彼此成為朋友，相邀午膳。我談起此事，大家相視而笑，心中明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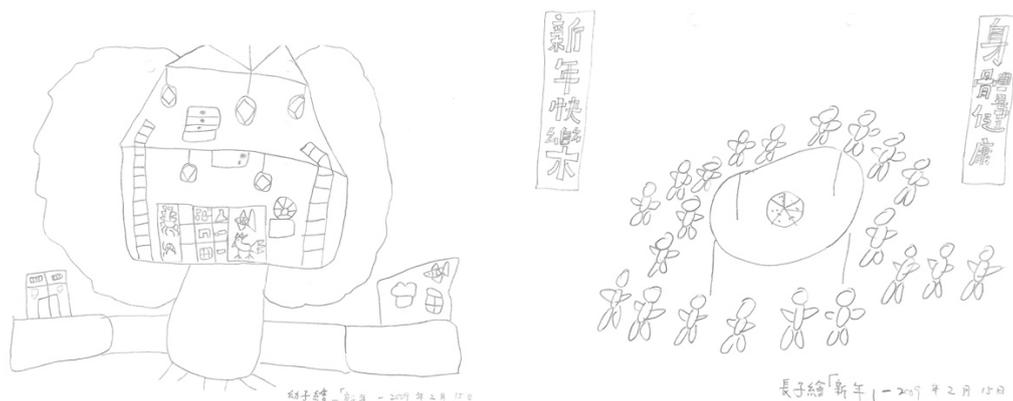
心理學家，社工和導師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家訪。第二件事是到訪幼子所讀的幼稚園。我不在場，據內子說，他們在這兩處，分別逗留約四十五分鐘，了解環境，詢問生活與學習情況。我們都明白，孩子若在一個不合適的家庭環境長大，得不到父母的愛與關懷，又或者在一個欠佳的幼稚園上課，那樣，無論中心的導師怎樣努力，也是難有作為。家訪和校訪是專家用行動很清楚表達這意念，大概寒舍合格，而幼子所讀的幼稚園很不錯，以後再沒有家訪和校訪了。這書沒有寫這兩方面，是我沒經驗，而非不重要，不值得寫。

訓練開始，在基督教服務處彩雲中心進行，中心安排一位主導，另外還有其他訓練幫忙。此後，每幾個月檢討進度一次，前後兩年多。我與內子十分重視這些檢討，日積月累，學了不少，以下是一些例子。

孩子喜歡確切的答案，是黑，還是白，一清二楚，不喜歡遇上模稜兩可的答案，既可黑，也可白，他會覺得很不耐煩，很混亂。

孩子不懂聽反話，不喜歡講笑話，如果你與他講笑，他不明白，甚至反問你，為什麼要講笑？

幼子所繪的畫，一幅幅只有物，沒有人，顯示幼子的世界，只留意物件，不留意人。請看附圖，同一題材的畫作，幼子畫的沒有人，長子畫的卻全是人。



他在學校會是一個守紀律，循規矩的學生，十分遵從老師教導。

他讀書吸收力驚人，彷彿用照相機，一張張攝入腦海，但這只集中於知識性的書，吸收資料的書，對其他的書則沒有興趣。

以上的說話，不是教孩子，其實是教家長，令家長明白，學懂與亞氏保加症患者相處。人力有時而盡，不可強求，家長要教育孩子，同時也要接受他們。

講罷一些顯淺的，要轉談一些較深入的課題，家長必須仔細思考、參詳。

應該是在第二次碰面，這位心理學家問我夫妻：「你們認為你的孩子快樂嗎？」我立刻回應：「孩子沒有不快樂。」其實我很早以前就想過這問題。那時候，我的確相信幼子沒有不快樂，但有否快樂，我就不敢肯定。

以後兩年多的見面，這位心理學家，久不久再問相同的問題。為什麼重覆又重覆？因這是重要的，這問題不僅改變了我對亞氏保加症患者的看法，也改變我的人生觀。做人不應強求，適可宜止，改變可改變的，但也要接受改變不了的。

某次，他又問我與內子：「你相不相信，孩子們有能力，自自然然的選取他

們最擅長的，天賦最佳的，走他最應走的路？」那時候，幼子已受訓頗長時間了，各方面都有進步，肯定沒有學習障礙，但他仍然少溝通，社交弱。我沒有想過這問題，當時答：「不肯定，難相信。」如今二年多後，我有另一番體會，孩子是有這種傾向的，能自然選取最天賦的，家長給他們自由，孩子便學得飛快。

另一次，心理學家忽然向我說了一番話，關於幼子長大後，適宜當什麼工作，內容大約如下：「最好讓他做一些研究工作，或獨自發揮的工作，例如編寫電腦程式，不宜擔當一些需大量與人羣接觸的工作，可以當醫生，最宜病理研究之類……。」當時我有種怪怪的感覺，幼子年紀這麼小，還在早期兒童教育中心學習，尚未升小學，將來能否順利入讀主流學校也不知，遑論接受高等教育，怎麼一下就跳談孩子長大後的工作選擇呢？我更奇怪的是，為什麼他像很有把握，能預測二十年後，幼子未來擅長的工作範疇？幼子明明開始有社交，開始接觸人，怎麼就判定長大後，宜擔當少接觸人羣的工作呢？他才六歲，難道不可能在未來的十多二十年改變嗎？心理學家好像要告訴我，孩童是定型了，不必費心，在這方便難有大突破的了。我當時心中異樣，腦海中滿有疑問。

為什麼這位臨床心理學家，會向我與內子講這些呢？每次我都有想過，但沒深究。現在寫書，回憶、推敲，才恍然大悟。

塵埃落定，事情應該是這樣的。起初我幼子自閉傾向的徵狀頗強，沒有專家敢預測他能否克服障礙！若是自閉加上智障，那成功機會渺茫。

經歷特殊訓練一年後，漸見端倪，我們都肯定，幼子沒有智障，但有學習社交困難，再過一年，幼子慢慢顯露能力，對英文書的記憶力，對書本知識的吸引力，對平面圖像的分析力，盡皆上選，表現出色。

每三個月一次的會面，我留意到基督教服務處的員工，必預先和臨床心理學家檢討。會面時，這位先生立足主導地位，顯然由他領導訓練幼子的大方向，他久不久即場指示做什麼，什麼的訓練，或什麼，什麼的測試、評估等。到下一次會面時，我和內子便得悉結果。

每次幼子都表現良好，有些還超卓。心理學家和中心員工，比我和內子更早肯定幼子聰明的一面。他們測試幼子對平面圖像分析力時，他剛達六歲，但能力已到十歲。後來，中心又主動為幼子做智能測驗，一如所料，很高分。某次我觀

課，發覺導師教幼子數學，那時他還在讀幼稚園，我很奇怪，為什麼不是社交訓練？下課後我靜靜向導師詢問，她竟回應：「中心可用的教材都教盡，所以教數學。」我愕然。

先入為主，關心則亂，我和內子，都一直憂心幼子的自閉症狀，雖獲告知幼子優秀的一面，但不甚了了，心中總是記掛着，擔心着。最明顯事例，當幼子升小一前半年，還在懷疑他的能力，向專家詢問，是否要安排他入讀特殊小學。我與內子實在糊塗，答案早該否定。

臨床心理學家早看出我和內子的毛病，牽腸掛肚得過份了。加上我屢有透露，感長子資優，覺二子懸殊，平添家庭壓力。我自己休假半年的行為，他一定看透我的大膽企圖，冒險破釜沉舟！

我為幼子建立一檔案，收集一切有關他學習和受訓的資料，如課程大綱、上課日期、導師的意見、評核，也有他幼稚園的評估，還有我與內子對他平日觀察的記錄。每次與專家會面，我都帶着這檔案，厚厚的，準備隨時查閱。這位心理學家表示欣賞，常笑說想翻閱，我總表示歡迎。但有一次，他忽板起面孔，改口說：「夠了，下次不希望帶着這個檔案會面。」我愕然，不知所措，回家細想，結論是他處理個案兩年，留意到我與內子「頻撲」了幾年，精神很繃緊，身體亦疲累。要做的，應做的，都做了，成績不差。中心為幼子做智能測驗，成績優秀，但他偏不把分數告訴我與內子，就是希望我們鬆一下，緩下來，轉換角度，去接受幼子，包容他。幼子已經六歲半，弱點優點都顯露出來，是時候減少特殊訓練，改去協助發揮長處。

我家情況就是這樣，當局者迷！心理學家顯然明白我的執著，故不硬銷，改用發問，或叫停我做檔案，藉此來提醒我。知所適從，歷來不易，機緣巧合，家長要自己衡量。

今天，我幼子大概擺脫亞氏保加症了，他在校任班長，四度獲品學兼優獎，有朋友，具備基本的社交能力。但他不大愛說話，表達不流暢，不喜熱鬧，愛閱讀，但只集中動物和恐龍書。不停的閱讀，一起牀，咬着早餐便立刻開始，坐港鐵上課時，又讀。週末，我駕車接送，在交通燈前停下，又讀。他開心快樂，無礙他人，又不算是陋習，若不太過份，我便由他。

人生在世，不論長幼，最重要舒懷寫意，活得開心，其餘盡皆次要。在不損人，不害己的前題下，孩子興趣狹窄一些又何妨呢？家有亞氏保加症患者，學到起碼的社交水平，家長便要考慮，適時放手，助孩子發揮，他們能找到天賦最強的一項，學得很快，很出色，開心快樂。

我的幼子必不能像長子能言善道，不會是司儀人材，更不會參加辯論隊，但在科研領域，可能有成。屢次相問，他總說志願是古生物學家，從不動搖。我想，這也不錯。家有孩子患亞氏保加症，不一定是壞事，努力克服障礙，便讓孩子起跑吧！

多謝基督教服務署和社署的心理學家，除了克服障礙的訓練外，他們也為幼子做其他工作，又關心我家庭，我長子，提點教育資優兒童的方向，凡此種種，不能盡錄，僅此致謝。